

□李积霖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下）

——莫如志草书引发的深度与广度的思考

莫如志草书结构的形成是个性笔势带动下，而不是结构决定笔势。笔势第一位的结果就是创作中会有足够的精力集中于行笔节奏的把握，笔线的长短、字的造型都要迎合笔势，点、线、结构被当作是书家触摸个性节奏、追求自然律动的基础，而不是目的，这是草书以势带形的主要特征。

莫如志的书法不自然地流露出左低右高，欹侧的体态，但他把整个字体调整得比较平稳，斜中有正，正中有欹，单字乍看是倾斜，但整体作品很平稳，欹正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莫如志草书之烂漫，笔法之圆润，结体之奇异，章法之险峻，完全突破了世俗的审美观，是与古人通息又展示现代精神的佳品。这与莫老坦荡开阔的胸襟，大悟大彻的人生感悟，闲云野鹤般的心态分不开。

我们知道于右任先生本身就是写魏碑的大家，莫如志用魏碑的根基写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写出了于体的精髓，所以说想要写好于体草书，必须先打好魏碑基础，才能出神入化，达到最高境界。莫如志的于体草书还不同于于右任，他另辟蹊径，卓然成家。醉心欣赏，便有肆意狂放、节奏流畅、闲花照影般的书法美感溢上心头。静观时似藤条拂静水，线条流动处，婀娜有致又稳健沉着。

其实，莫如志的早年书法，王羲之运笔痕迹还是较重，行笔快，火气大。到中晚年，随着心境修炼的深入，其书法行笔逐渐趋于舒缓厚实，笔势更为安稳平和，可谓收放自如，灵动自然。尤其到了晚年，他回归田园，远离尘嚣，转向闲适的生活后，他的书法更是融入了个人对自然与生命的领悟，特别是领略了雄浑壮美的高原风光之后，其书法蕴藏的行云流水之态与质朴脱俗之境，显然已经与技法无关。尤其看莫如志先生80岁以后的草书作品，可谓炉火纯青，飘然出尘，有着让人莫名亲近的温暖泰然，字里行间，既没有流俗浮躁的影子，更没有光怪陆离的作态，很是自然澄净。

莫如志晚年的书法讲求“尽善尽美”，其善在内容，其美在形式。笔者曾收藏到一幅莫如志85岁时书写的对联“引曙光于世，播种在田”，这幅作品笔画间架的处理，信手拈出而触处成妙，在平和宁静之间尽情挥洒，舒卷自如，有着海立山安的气象与风度，适眼合心，无雕饰，无燥气，全是天真自然。莫如志先生字中的超越世俗“规矩”和“方法”的心境，鲜活灵动



莫如志先生

而深刻睿智的禅意，叫人不得不心生敬意。东坡先生论书曰“无意于佳乃佳”，而所谓之不用意，不是指忽略技法手段与轻视笔法与结构时的情绪状态。技法手段的重要是完成艺术创作的基本技能储备，无论是深入传统还是锐意创新，抑或碑帖结合，甚至东西互证，都需要在扎实地掌握基本技能的前提下才能有创作出耐人寻味的作品。细细地体味莫如志先生“引曙光于世，播种在田”中所蕴含的意境，有来自山野简淡芬芳和蓬勃向上的一派生机，似乎在沉静中传递着温暖。我想这种心性特点所表现出的不是莫如志对于艺术创作不严谨的态度，而是他对于书法艺术的深刻体悟。如果流落于一笔一墨的逼肖与完美，最终反而会致整件作品的失败。因此，我们说莫如志的书写，是在一种自我享受与审美的状态下完成的，他所看重的，是整个创作过程中的情绪控制，而非破碎的、零散的各笔法之间的拼贴与组合。这一点，可以说是书法艺术最为核心的审美诉求了。书法欣赏，惟观神采，不见字形的论断确定了这一艺术形式的内在高度。莫如志先生集70多年的学养与功力，把渊博的魏碑

特点与浪漫的草创作集于一身，达到了由净入静，由静入镜，由镜入境的境界。

几十年来，莫如志独树一帜的书法作品，流传到青海以外的许多地方，有些已镌刻于碑石，有些被真正读懂他书法艺术的藏家永久地珍藏。但也有人批评莫如志的于草难认，殊不知：他重书之精神内涵，故所书唯求性情恣性，有时乍然一看，如天女散花。虽然有些人对莫如志书法不以为然，或有非议，但我认为除去见仁见智的原因外，多少还是因为有些人对书法理论缺乏应有的认识。那么什么是书法的“定理”？在我看来，还是孙过庭说的“人书俱老”，即神敛，老到，结字高古，字字有出处；章法行气贯通，血脉相连。艺术无定法而有定理，这是艺术之通理。正如梅兰芳先生在舞台上举手投足之间，一颦一笑、一腔一字都是美、都是戏、都是魂、都是艺术。书法自不例外，在我眼中莫如志做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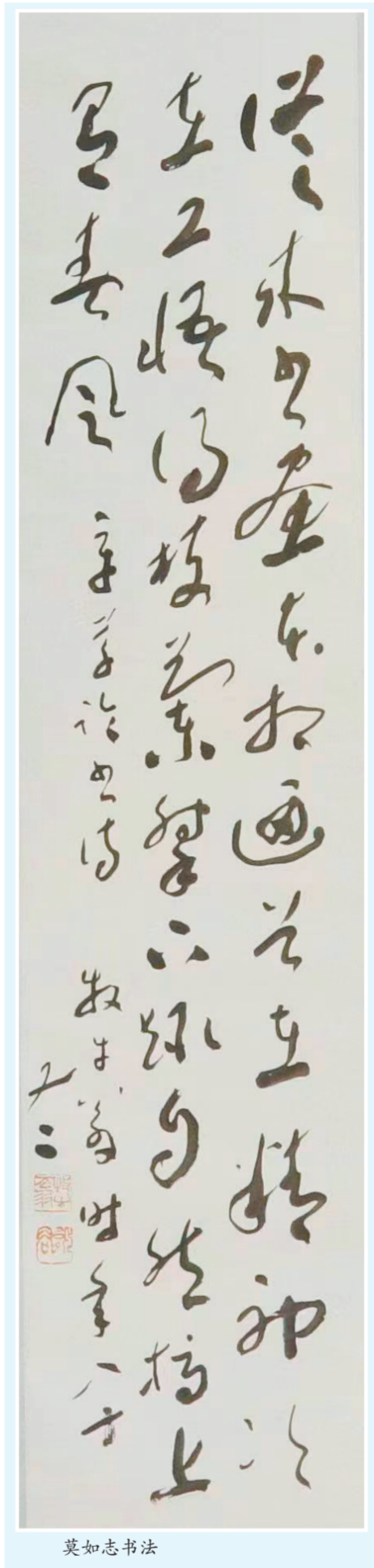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浮现了这样一个画面：在苍凉荒寒奇崛处有一隐者，他提笔伫立审视案上的幅纸，片刻凝视，一旦意象在胸，便将全部心神倾注于毫端，迅速挥扫，一气呵成，而后，把笔一搁，捋捋长髯，欣然微笑……

莫如志草书之点画足见盘纤迈往之势，影影绰绰可见其坚韧不屈的内在生命力。倘若我们以馆阁体衡量莫如志书法，必视为野而失文。如何理解？野则可贵，粗则欠雅，碑帖结合本来就不如王羲之等书作的飘逸潇洒、清朗俊秀。但莫如志草书有文人书法的清逸，清而不淡，带有一种寓清于拙的郁勃之气。当然，我们从一代书法大家的高度来考量，莫如志的书风还存在着很多艺术上的局限，从而影响到他的书法所到达的高度。

莫如志是“大器晚成”的典型，其独立不羁的品格和骨风显得弥足珍贵。他70年的寒灯苦学，滋养了其书之气、韵、意、趣，使之草书达到了较高境界，是完美的技巧与自然的审美意识的本真反映。莫如志于草的心得与书论彰显了他独特的见解，可以启发后学。莫如志的书法造诣碑帖融合，突破前人藩篱，值得我们深思。

“笔墨当随时代”，这是清代画家石涛说的。毋庸置疑，这句话意义深远。我以为所谓“笔墨当随时代”的正确解释应是清人董棨所说：“用古人之规矩，而抒写自己之性灵。”这实际是中国艺术创作的通则。“笔墨当随时代”是正确的，则知书法“随时代”但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脱离了它，书法就会失去它的艺术生命与艺术价值。莫如志先生就是“随时代”的书法家。

最后我在想：人生，本就是听道、体道、悟道、最后得道的过程。像莫如志先生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因为他人或环境的改变，轻易改变自己已经认定的做人原则和底线。得道之人，不忘初心，并始终坚守，问心无愧。“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书法修道图的就是能让自己心性得到修炼，达到“方便般若”的精神境界。



莫如志书法

□辛秉文

传统音乐的诗性表达与美学精神

——张大鹏唢呐独奏音乐会简析

张大鹏唢呐独奏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举办，是一件喜事。喜在多个方面：第一，这是多年来青海省举办的唯一一场以唢呐为主要演奏乐器的音乐会；第二，多年来，随着钢琴、小提琴、黑管、萨克斯等西方乐器的盛行，唢呐、笙扬琴等民族乐器越来越走向小众，唢呐独奏音乐会再一次唤醒了人们对民族乐器的关注和喜爱；第三，张大鹏作为演奏员，用音乐会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梦想。

据有关文献介绍，无论是西晋时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中的伎乐壁画，还是明清以来的唢呐曲牌曲令，以及唢呐艺术的传承，都反映着唢呐的历史渊源和人们对它的喜爱。2006年，唢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唢呐是表现力很强的吹管乐器，音域宽广，音色高亢、活泼开朗，演奏时可根据音乐旋律以及社会功用性不同，表达出热烈喜庆、悲怆泣泪、刚柔相济、抑扬顿挫、快慢相间的情感色彩，其演奏技巧与气息把控都堪称一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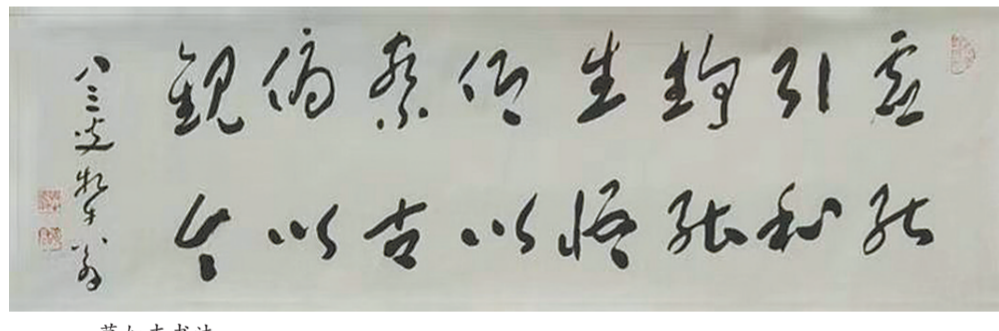
张大鹏唢呐独奏音乐会中乐曲的配器和指挥由集指挥家、作曲家、演奏家为一身的张耀枢担任。张耀枢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师从我国著名高胡大师、音乐教育家甘尚师教授，他创作了很多民族管弦乐和声乐作品，也在北京、广州等地成功举办了高胡独奏音乐会。张耀枢精心设计了张大鹏唢呐独奏音乐会所有作品的配器，对每一首乐曲的情感把握分寸得当，指挥自在自如，交响与协奏浑然天成，和美与共，无嘈杂之乱耳，无乖张之哗众。

这场唢呐独奏音乐会中作品的甄选，可以说是别具匠心。从乐曲的选择来说，偏重于二十世纪流行的经典作品，如《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与少年》《军歌联奏》《月光下的凤尾竹》《竹楼情歌》等，选择这些经典作品，是因为演奏者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这些歌曲曾陪伴他的童年、少年和成年，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音乐会中的作品又偏重于民族音乐的选择，如《红旗渠上红旗扬》《天边》《月光下的凤尾竹》《竹楼情歌》等，这不仅与演奏者的成长、生活和工作环境有关系，还与演奏者对音乐的热爱，对唢呐、巴乌、竹笛、笙、葫芦丝等多种管乐器的熟练驾驭能力有关。音乐会还选择了很多民间风格的音乐，如《百鸟朝凤》《一枝花》《山村来了售货员》《花儿与少年》等，都是在二十世纪音乐家采集民间传统音乐元素的基础上，再度创作而成的作品。至于前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是这场“中国风”音乐会中插入的一个“楔子”。张耀枢将这首乐曲改编成有扬琴、二胡、笛子、笙等中国本土乐曲参与演奏的交响乐，以华尔兹节奏的舒缓表现原作的主题思想，在淡淡的忧伤中寻找着人间的温暖。这首悠闲妙曼的圆舞曲与民族音乐形成鲜明的对比，感觉好像是在欢快畅饮青稞酒的时候，呷了一口香茶，既有高原男人的豪爽，又有罗曼蒂克式的浪漫。可以说，这首乐曲也是这场音乐会的点缀。

在这场音乐会中，《红旗渠上红旗扬》《百鸟朝凤》《一枝花》《山村来了售货员》等几首传统唢呐独奏曲的演奏技巧极为丰富，在演奏中依据乐曲旋律广泛运用连奏、单吐、双吐、三吐、弹音、花舌、滑音、颤音、叠音和垫音等技巧。《百鸟朝凤》中有很多鸟鸣声，不同鸟的鸣叫构成了自然环境中的鸟世界。尤其用循环换气法的长音技巧演奏曲子中的华彩乐句，让全场观众折服。在百鸟朝凤的情节中，张大鹏用颤音式的动作步伐，吹奏出拾花轿时喜庆、热闹、诙谐、逗乐的场景，欢快的旋律让台下群众鼓掌不断，整个乐曲在唢呐声、交响乐和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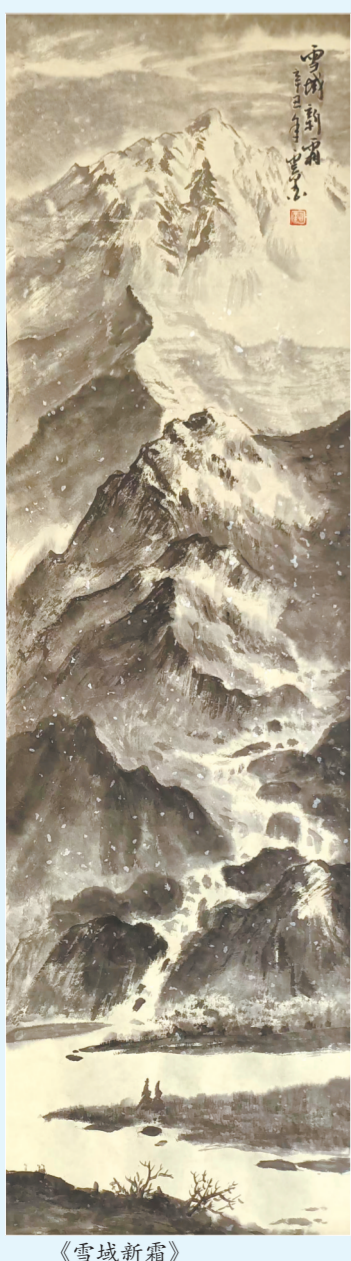
《一枝花》是一首著名的唢呐独奏曲，曾经被改编成二胡曲运用在电视剧《武松》中，刻画出了打虎英雄武松被发配充军时的悲壮、凄凉。该乐曲以山东梆子的“哭腔”音调引入如泣如诉久久不能平静的散板画面，再用中板节奏吹奏出从容凄婉、颠沛流离、生活所迫的情景音乐，如同鲁西南地区《小桃红》的内涵，第三部分快板演奏时，情绪随音乐走向激动热烈、欢畅明朗、热情奔放、铿锵有力。与第一部分的散板、第二部分的中板比起来，就像拨开迷雾见太阳一样的欢悦。张大鹏在整个乐曲的三段体表演中，自身的情感与乐曲紧密联系，犹如人在曲内、曲在人中。

张大鹏唢呐独奏音乐会中的很多乐曲都是传统经典音乐，美妙的旋律中有丰富的情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诗性表达。乐曲的内容真善美相统一，有语言美、形象美、意境美和精神美，不仅给人精神上的愉悦，更让人感受到美的升华。张大鹏唢呐独奏音乐会将传统生活中的唢呐表演脱俗为雅，将现实生活中的美与文艺美再一次书写，用音乐表现生活，塑造人民形象，表达出人民群众的情感世界和美学精神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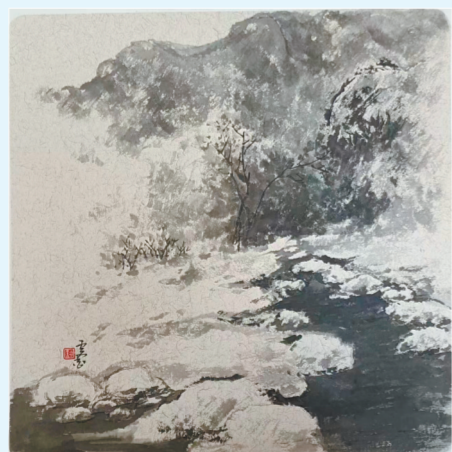


莫如志书法

妥秀英山水小品



《雪域新霜》



《冬韵》

书画作品欣赏

妥秀英，女，字云墨，号雪域莲花，1975年生于青海湟中。曾先后在中国美协培训中心高研班、少数民族高研班及南京艺术学院学习，受教于史国良、霍春阳、李东辉、殷会利、任惠中、张复兴、李爱国等国画大师，多次在厦门、天津等地举办画展。



《祁连印象》



《飞越》